

筑路情怀

工地的气息

周 鹏

盛夏,去大桥工地采访,一场大雨骤然而至,我看见参建员工正在雨中抢架最后一块箱梁。他们没带雨衣,无论男女对雨水都浑然不避,直到大桥精准合龙,才踩着踏板下到地面,雨后的阳光穿过大桥左右幅的空间洒在他们脸上,欣喜而自豪的神色溢于言表。

这种洋溢着阳光的工地气息,我是熟悉的。我从一毕业就来到工程队,开始是测量员,清晨出去傍晚回来,在穿行大片水田时还迷过路。后来是质检员,浇筑桥涵混凝土到了深夜,便睡在群山环绕的帐篷里。秦岭深处多雨水,衣服经常淋得湿透,甚至大年三十还和近百名工友在雨夜里干活。晚上听着窗外打在树上的雨点声,此起彼伏的虫鸣声,我伏案将口味各异的饭菜、摆满铁床的宿舍、南腔北调的言语,以及走南闯北的筑路故事写进工地笔记,收获艰辛劳动生活中的快乐。

当我担任项目主管时,工地的生活工作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,不仅宿舍宽敞明亮,生活用具一应俱全,而且食堂也变着花样满足员工的胃。我先后和四位项目经理搭过班子,尽管他们的年龄不同、文化程度不同、阅历

和性格也各异,但他们的精算水平与抗压能力,让我对施工管理的真谛有了更深刻的领悟。每天早晨,我都被推上前台作班前讲话,现在想来,我大多是通过工地笔记梳理每天的现场状况。

工地上,技术人员基本都是年轻的院校毕业生,不论我什么时候到作业现场,每一个作业点都有他们在,让人感到放心。他们身上那股子求新、求强、不怕苦、不服输的劲头,为工地增添了新的气息。一天深夜,听到有人敲大门,我起来打开门,是一名从工地回来的技术员。一句“最后一根桩基完成了”的简短话语,对项目而言却是架梁通道上卡点被打通了。他从下午开始就坚守在现场,冒着小雨,带领班组完成了桥梁桩基浇灌作业。第二天早上吃饭,我看见他依然精神抖擞。

我清晰地记得,包括他在内的三对年轻人,是我为他们操办的工地婚礼,尽管仪式简朴但气氛热烈,连地方政府人员和业主、监理都闻讯赶来道贺。他们被工地上那种阳光气息深深感染,还有各种车辆组成的婚车队,成为那座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。回想起来,他们身上的那种阳光气息,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尽管工地条件一直在变,但工地的气息始终没有变。每次去项目部采访,我总会被工地上激荡着的阳光、自豪、激情的气息所感染。交谈中,即便是一眼看上去像“闷葫芦”的技术员,一旦和你聊起桥梁、隧道的施工参数,他们的眼里立刻就有了光芒。他们能依据桩的根数和梁的片数计算合龙的日子,他们能根据开挖进尺和作业循环倒算隧道贯通的节点。

随着采访次数增多,我渐渐发现,数字往往是挖掘他们身上故事的切口。数字的背后,是桌子上一卷卷褶皱的图纸,是手掌心一茬茬皴裂的老茧,是床板下一双双磨透的胶鞋,更是以梦为马、不负韶华的激情燃烧。这些数字,因为他们的汗水而变得饱满、多维,极富生命力,犹如棱角分明的工程结构物,亦可触摸,充满质感。这时候,路看起来很近很具象,但想起来却很远很抽象,就像他们走向工地的身影。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一局

庆祝建党100周年 我心向党 不负韶华 征文

使命在肩

“史”志不渝

冯 磊

夕阳西下,斜晖透过窗棂洒落屋内。躺在桌上的那些党史读物,字里行间已埋藏下斑驳的笔记。这些书虽不能言语,却生动讲述着中国共产党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的风雨历程;鲜活描绘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壮丽画卷。

林海雪原,松青雪白,一颗子弹穿过杨靖宇的胸膛,他把自己的热血洒在白山黑水,用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;茫茫戈壁,漫漫黄沙,一朵蘑菇云于天漠交织处缓缓升起,邓稼先把青春献给祖国,用赤子之心拼博出新中国的话语权……

每一步,中国共产党人都和人民群众情相融、心相连;每一次,中国共产党都与中华民族同呼吸、共命运。百年间的春华秋实,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的艰苦奋斗;岁月里的砥砺前行,换回了中国在新时代的圆梦可期,红旗遍地。

从穿着绿军装,告别一双双依依惜别的眼睛,无悔走向大山深处,到穿上工装,铸就一座座建筑工程奇迹,为人民擎起通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。党史中的风流人

物,少不了铁道兵与中国铁建人志在四方、艰苦奋斗的身影。曾有幸与武治堂同志有过一面之缘,他是当年南昆铁路草庵隧道施工中,党员突击队18名成员之一。听着他们与特大塌方、特大涌水英勇奋战的故事,我肃然起敬,日夜诀别情景更是让我热泪盈眶。

虽然脱下了军装,但中国铁建人为理想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,我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榜样。荣获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称号的张九林、被誉为“穿山甲”的刘顺成、长年坚守海外的黄振起……他们用奋斗的汗水诠释着责任与使命。

我也渐渐领悟了一位老党员的循循教导: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前赴后继、接续努力的百年间,不必妄自菲薄,榜样在你身旁,未来在你手中,只需不忘初心,撸起袖子再前行!”

功成不必在我,功成必定有我。作为中国铁建的青年一代,我将带着铁道兵前辈们的梦想,坚定信念、勇担使命,不断书写新时代壮美华章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五局三公司



绽放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电气化公司 范成涛 摄

“南京今天还有新增确诊病例呢,你做核酸检测了吗?”

“放心吧,我在南京挺好的!”

南京疫情发生以来,远在山东的大姐很担心我,几乎每天都打来电话。其实我所在的南京市浦口区一直是“零感染”状态,但在大姐看来,危险就在我身边。

“湿瓜子这个季节卖的少了,我跑了几个商店才买到,给你寄过去了。”嘘寒问暖过后,大姐话锋一转,聊起了我最爱吃的湿瓜子。

“我还给你寄了你爱吃的芝麻酱,咱家芝麻现榨的,你多囤点青菜,周末就在家涮火锅吃吧。”大姐总是能记住我的饮食偏好,不时给我寄来各种带着家乡味道的美食。

自从7月20日南京通报疫情以来,家人和朋友们纷纷通过电话、短信,反复嘱咐我各种注意事项,言语中满是担心和牵挂。这轮突发的疫情确实让人有些

抗疫时刻

我在南京挺好的

赵艳华

猝不及防,明明前天的南京还是“风和日丽”,怎么一夜之间,就出现了疫情。

还记得去年武汉疫情刚发生时,大家都忙着囤积食物、口罩和消毒物资,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物资短缺。那时,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烟消云散。我们每天关注新增确诊病例和出院病例,总祈祷这一切赶紧结束,居家办公的日子里也始终焦虑不安。

相比于那时的恐慌,今年我们应对

疫情的经验信心和信心明显足了。疫情一经通报,单位就第一时间核实所有人14天内的行程轨迹,组织全员进行了3次核酸检测,凡是去过禄口机场、健康码显示黄码的人员一律按社区要求进行了隔离,办公楼内每日消杀、通风。职工居住的小区也是门禁严格,出入必须测体温、查验健康码。一系列的防控举措及时高效,让大家恐慌的心情渐渐消散,衣食住行依旧如常。

南京疫情防控的各项举措有效推进,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唯一感到不便的,就是没法探亲访友了。说到探亲,我的内心还是有些遗憾。今年春节,我积极响应号召,选择留在南京过年,除夕夜跟家人视频,看着他们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,我就祈祷着疫情早日消散,盼望暑假里能带着孩子回家看看。可7月突如其来疫情,让我回家的行程再一次泡汤了……常年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婆婆,在孩子刚放暑假时,就带他回了老家。现在婆婆不在我身边,自然也是放心不下,每天打几个电话过来,总是各种叮咛嘱咐。

其实,说到这次疫情的最大影响,大概就是备受思念的煎熬吧,但家人、朋友给我的安慰、对我的叮咛,已然消除了我内心的小情绪。

总之,我在南京挺好的。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

曙光

张仕华

夜深了 军营里的熄灯号已经吹响 劳累一天的战友们进入了梦乡 此刻,万籁俱寂 只有黑夜里摇曳婆娑的树梢声 在沙沙作响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在铁道兵军营里 战友们对知识的渴求 点亮了求变的希望

漆黑的夜 打开了灵魂的天窗 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吸取营养

寻找时代英烈的信仰 吻到唐诗宋词韵律的墨香 黑夜里的烛台带来曙光 在方寸的身上 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旅途中不曾迷茫和彷徨

在军营里锻炼成长 在企业中撰文续章 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 烛光里的妈妈 把孩儿的前程照亮
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大桥局五公司

铁建故事

老杨的故事

齐绍安

不久前,铁道兵老杨正式告别了职业生涯。公司举办的欢送会上,老杨再一次庄严肃立,颤巍巍地举起右手,郑重地向在座各位后辈们敬了一个军礼,“最后一个军礼,敬给中国铁建,敬给你们!”

雷鸣般的掌声,在60平方米见方的会议室内“炸响”,经久不息。紧接着,老杨深情地看着朝夕相处的年轻人,讲起了他的故事。

老杨,本名杨成富。虽然年近花甲,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。参军报国是他从小梦想,1978年,他离别家乡应征入伍,“年轻,想着出去闯闯,学点本事”,让他与中国铁建结下了40年的不解之缘。

38团12连,成为他一生难忘的番号。离开新兵连后他被派往内蒙古通霍铁路砖厂,夏天制砖坯、烧窑、出砖,冬天穿着棉大衣、戴着皮帽敲道砟,整整3年。内蒙古的冬季漫长而寒冷,气温常跌至零下30多摄氏度,让这个南方汉子直喊吃不消。一年两次的射击考核,一斤白米四斤苞谷的稀粥、会餐时的白菜猪肉粉条、桌上的一瓶白酒成为他难以割舍的部队情怀。

1984年,杨成富脱下军装,成为铁道部第十八工程局的一员。“当时一位老将军说,你们脱下军装,能干好就能生活下去,否则

就只有死路一条。”这是他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。改制后,他随队伍来到河北白家湾隧道工地,直到1986年隧道贯通。“5000米的隧道,双向对打3年才打通。那时候都是内燃机带动压风机,然后用风枪钻眼,衬砌施工全部靠人工一点点灌,用棍子振捣,一天才挖十多米。算下来,一条长隧道要干八九年”。长期待在环境恶劣的隧洞里,一些战友患上了矽肺病。医疗落后的年代,救治条件达不到,只能苦苦硬扛,“我那个队里倒下了3个。”说到这里他言语哽咽,神情凝重。

“后来公司开始陆续采购德国进口挖掘机、装载机,1998年,公司采购了第一台TBM,德国进口,2个多亿!每个月隧道掘进800多米,据说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,进度突飞猛进!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很多。”伴随着年年岁增长,杨成富从一线转到了财务系统,辗转陕西各地项目,度过了16年的时光。

1990年,杨成富在公司本部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财务培训。1991年,他被调到陕西麻街岭隧道,开始做项目财务工作。当时做账使用算盘计算,纸质账本记录。有时不小心算错一个数,甚至要“吧嗒、吧嗒”拨上一个通宵,才能找到错误的源头。

到1992年,公司第一台计算机的到来,

颠覆了他的认知。“当时那台计算机我们可是视作掌上明珠啊,听领导说它算数很厉害,不出错,还可以记账。我们给它专门准备了条件最好的房间,给房间铺上红地毯,给它盖上红绸布。财务部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出它的房间,操作它。每次门外都挤满了人,想透过门缝看看这个方盒子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”说到这里,杨成富不禁大笑起来,“不像现在咱们有互联网,有智能手机,想查什么资料上网就可以。那会儿可没有那通信条件,‘大哥大’我们也是到了1995年才配了2台,每台要9000多块,一年的工资啊!”

说起工资,杨成富说1984年兵改工后他月工资7元,到后来9元、27元……1988年已经可以拿到100元,1998年月工资300元,2008年时2000多元。

“以前冬天在工地只能吃土窖里存放的白菜、萝卜,过年过节才舍得吃猪肉,从工地回趟老家坐火车要几天几夜,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。如今,人民生活越来越好,中国铁建也发展壮大,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,不能忘记我们来自哪里。”讲到这里,杨成富声音微颤,眼含热泪。

老杨的故事已经谢幕,我们的故事还未完结…… 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五局五公司



专注

方菲 摄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一局五公司